

T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27

論

文選

二十七

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論三

養生論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

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

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曰

楚辭註曰謂說也鄭玄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

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作天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問

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

往皆是天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試粗論之

妄而死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粗麤也向曰兩夫神仙

失謂神仙天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然五臣本作則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較明也其有必

矣言必有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

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銑曰

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

翰曰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

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

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

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藥不

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

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

汗流終朝未餐則囁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飢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置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役曰吾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翰曰置然飢憂貌夜分而坐則低迷善曰古眠

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

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

寐達旦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勁刷日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

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公羊傳註曰僅劣也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

豎面赤耳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

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植

植豎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

而國亂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喪失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

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

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

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而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澆灌也良曰誣輕也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

也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

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

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

旱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善曰淮南子

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銑曰

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故脩性

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疆梁愛憎不棲

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

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也銑曰

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

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

親而濟於長年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

下之五臣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善曰泥

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
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日謂區隴而
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
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田種一也至
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

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

斛也商農所以無十倍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
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
欲不識養生之

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善曰經

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
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
瞑不欲覺也

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知也善曰神農

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
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

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
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亡憂名醫

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董辛害目豚魚

不養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

可久食又曰純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
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乙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於齒居

晉而黃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

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
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

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

土地所宜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而致之也

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芬之使香而

無使延哉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濟曰芬亦能使人延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長明矣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蠟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助也

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唯善本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鳥佳反善曰法言曰哇則鄭

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鬻五臣本作煮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

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鬻鹽以待戒令鄭曰鬻鹽謂練化之鬻鬻今之煮

字也翰曰滋味血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肉之食也醴醪酒也

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

情也思慮銷五臣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遂善曰文

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

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

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良曰蕞爾小貌

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易竭之身而內外五臣本受敵

攻於人身也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

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其自用甚者濟曰言

性不依攝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

乏絕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

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翰曰謂形神之氣之絕也

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

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

善持生也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曰人

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

持攝生性也悼傷也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成損積

微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

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

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濟曰言中人縱少覺小智已下謂漸也至死為自然也縱少覺

悟咸歎恨於所遇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

之前也衆險則喜 怒哀樂之流也 是由五臣本 桓侯抱將死之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 為五

本有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

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

且一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未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

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

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

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

本作理 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

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豈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

無可施 功也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

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 以多自證

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

皆以為為疾狀多同通相證驗以自寬慰 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縱聞養

性五臣本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何日中

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其次狐疑雖

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

少度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

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

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或益之

以吠古澮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欲坐望顯報

者善曰尚書曰濬吠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

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

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

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

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註者無

不焦盡故名沃焦翰曰吠澮細流也尾閭海

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

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

不慎難求長年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或抑

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

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其次狐疑雖

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向曰嗜好之物具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

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

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

五臣本作自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

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

枕音尤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眾人同

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途意速

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

曰希王逸楚辭註曰無聲曰靜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

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

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悠

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偏恃者

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追術

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述

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口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

善曰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疆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善

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毒也 銑曰厚味滋味也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

氣以醇白 五臣本作泊 獨著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

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

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

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

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

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曠然無憂

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曠然無憂

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

濟同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

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

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

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

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

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

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

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

以五絃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翰曰晞乾

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

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 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 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

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能得無為哉老子曰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

故樂足不勞形則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

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善曰墨子曰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三陽翼天德聖明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

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翰唱之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也道德玄同曲

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符濟曰委曲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

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其

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

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夫黃河清

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鑿度曰

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

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

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

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

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

於時也 良曰羣龍見而聖人用善曰易曰見

里社神祠也羣龍無首吉善曰易曰見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

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

功成於天下也故伊尹有莘中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

商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

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王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

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善曰史記曰

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

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兕非龍見

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

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銑曰太 百里奚在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 遠始乎本而後及末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

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 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

之謂也 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 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

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 張良受黃 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

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 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 以游於羣雄

為劉帝師 向曰張良漢臣也 向曰羣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銑曰

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 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 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 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

羣雄至莫之逆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 善本無此一段

言於沛公也 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 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

此言之未詳其本也 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 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

公謂漢 高祖也 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

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 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 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

道也離合之道若 神明之相應合也 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善曰春秋考異郵 曰稽之錄圖參於

太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冊書曰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遶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作欲**將**

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

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如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五臣本作岳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南侯也毛萇

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豈**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惟五臣本作唯**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女也秋五臣本作妖**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

日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

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

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髀而諫之祭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檠弧箕服實亡周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噐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滌仕淄切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氏

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向曰社宮猶社稷也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噐命徹叔孫不食卒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噐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良曰謂運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曰

也介媒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

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翰曰河圖

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

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

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

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及成

王定鼎於五臣本作于邲邲鄆十世三十年七百天

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

十世數也杜預注曰邲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

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

室大壞也何曰幽王厲王二霸之後禮樂陵

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

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陵遲男女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

淫奔也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惇誠也翰曰文

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

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良曰七國謂齊

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

酷烈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

之極積於亡秦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

烈也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

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亡之故

也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

文故漢承之以貴也

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日漢
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
輕棄儒士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善曰家語冉
之言也 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
名性多 揖讓於規矩之內 閭閻 銀 於洙泗之上
謙退 不能遏其端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
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
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
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 栢子新論曰遏絕其
端其命在天也 良曰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
規矩亦不能遏絕澆浮之端也 閭閻和 孟軻孫
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易曰君子知

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
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
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法言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顏嘗
希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
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 銑曰孟
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
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
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 天下

卒至于 五臣本 弱而不可援 五臣本 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噐不周於魯衛 善曰言小人之失在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良曰卒終也
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 翰曰道不運會而

見輕也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 善曰史記曰魯

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相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諧

孔子於靈公孔子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

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 **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相** 音類

乃止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

相 魁其如予何 **以仲尼之智也而有受** 五臣本

厄 五臣本 **於陳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

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

於叔孫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善曰周易曰

道濟 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善曰文子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

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蠻謂蔡楚也毛

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

虎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

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入主善曰史記曰伯魚生後字

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由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肢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

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已

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

養高者也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

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其所游歷諸

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猶有

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

之位者造至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

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西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問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

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五臣本作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

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

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

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

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

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

傷也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

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

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其位可排而名

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譬

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

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銑曰水流曰川水

淵深曰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淮南

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之月土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洗物不亂五臣本作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臣

本作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其

其哉水乎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

也宋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

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註曰負背也

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皆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

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

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行高

於人衆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衆人嫉妬前監五

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志士仁人猶蹈

鑒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作然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

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

皆見其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

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求遂其志而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

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衝君之

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求成其名而歷

諍議善本作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曰

其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高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來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

與責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道之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

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向曰道

廢命豈獨君子

耻之而不為

凡希世苟合

之士遽蔭戚施之人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

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遽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

戚施 銑曰希望也遽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

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 倨仰尊貴之顏透

匪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也勢利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倨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遽蔭觀人顏色而

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遂也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

也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倨仰媚取其意無是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透也行貌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善曰毛詩曰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濟

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以闕者為精

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神以向背為變通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良曰闕者盛衰以為為精

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集從之

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侵

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志

忽然不省存也 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賢鄭玄儀禮註曰賢猶勝也 向曰其言謂逐

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也

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冒貪也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眇眇摸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也鏡曰眇眇驕詐貌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

記曰中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有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華去鼻決目崇

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囚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

以為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蓋

知伍子胥之鑄鏹燭鏹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

誅夷於楚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

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左

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

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忌馮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

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

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

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許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

跋其胡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弟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鳩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

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而言絞縊者誤也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

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

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

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

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

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善曰論語子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其為實乎貧而樂道也向曰四馬曰駟也

則執杓而飲河五臣本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善曰桓子新論曰子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

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濡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其為名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

乎則善惡書乎五臣本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作災

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將以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

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警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子歌曰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奏會寒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之

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如雲言多也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推直紆五臣本而守敖庾海陵之

嫁如雲之多推直紆五臣本而守敖庾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魁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

推頭結張揖上材賦註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

字也干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

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

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使露積穀也

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

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

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

扱五臣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

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擗廣雅曰

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

註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向曰衽衣襟

也言博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

璠美王也夜光璵璠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

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

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

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

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銑曰夫如是五都之

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也而

為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

賄貨者乎蓋湏益於主而利於人也翰曰夫

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

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謂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

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

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盡

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

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

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
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良
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
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
宮割臙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

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

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

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

以辱為客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

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古之

任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善曰論語子曰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入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

冒貪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

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邪正之分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銑曰原本也核考也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躬

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

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禍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

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舍欲

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若夫出處不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

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久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

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可失其知人之鑒也

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善曰言君子

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

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

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天之轉動眾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

也璇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

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

於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

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

行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

堂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老則孔丘嘗爲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者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爲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奎蕪穢周失

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禍基京畿毒徧宇

竊國命也 良曰御理也 網弛而末張新序曰及定王王

內皇網弛紊王室遂卑 善曰荅賓戲曰廓帝絃

網弛而末張新序曰及定王王於是羣雄蜂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

本作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 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

曰救亂誅暴 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 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川刺

史王叡素遇聖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 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

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 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荆州故云荆南

也及權即皇帝位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 追謚爲武烈皇帝

夷羿 善曰公羊傳 計五震盪明兵交則醜虜授馘 善曰公羊傳

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

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 以爲已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 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 也 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爲當世雄伯也紛

紘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戮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清宗枋 捕

蒸禋 因皇祖 善曰毛詩曰祝祭于枋毛萇傳曰枋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 **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飀

枋宗廟也蒸禋祭祀也 **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

呼 **交** 嘯 斬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善曰毛詩曰

如號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豹如熊如羆 翰曰哮嘯虎振聲也言兵勇叫

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 **雖兵以義合同盟** 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

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

國語曰勗力一心質達曰勗力并力也左氏傳

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

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

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

無怙亂也 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

勗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

篡逆阻守疆兵恃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善曰

託除亂也怙恃也 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

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

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其

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

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 **忠規武節未有** 臣

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

本作 **如此其著者也** 武節 銑曰言羣雄忠規

見

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沙栢王逸才命

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栢王挺英逸之才命世

而後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良曰沒死也長沙栢王謂孫策也招攬遺老與

之迷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

神兵電掃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迷業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

衆敵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

而江外底音定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

澤底定齊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鬪戰也銑曰

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

定節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也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

謀王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枚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竒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故同方

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臣本江東蓋多

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銑曰言張昭周瑜來

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

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

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唐及帝座

乎紫闥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閔春秋合諺圖曰誅

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

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唐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

議曰夷唐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唐者藏車之所

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也翰曰鉏除也

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

唐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

道反其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

帝座也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

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

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

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

物除亂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及正也殞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

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

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

心因於五臣本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

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

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

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

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

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也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

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銑曰篤厚也言其志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疇咨謀議也東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五臣本塗巷善曰周易

園束帛多矣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謝

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

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

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間巷也旌旗類

也求賢使者執之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

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詩曰其會如

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

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

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湊於轂也猛士

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於

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

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善曰吳志曰其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

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蕪春太守又曰朱栢字休穆

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冶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

乃啓策乞以為嗣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

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

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

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風雅則諸翰曰其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葛瑾張承步騭之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二

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

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動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

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

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

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註曰幹疆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

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徒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

奉使則趙咨 **沈珩** **衡** **以敏** **達** **延譽** 善曰吳也 **也**

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

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術數則吳範 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趙達 **以機** 五臣本作機 **祥** **協德** 善曰韋昭漢書註曰

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恍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

董襲 **陳武** **殺身以衛主** 善曰吳志曰

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

左右散走遠躬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
 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
 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
 廬江人也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
 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駱統劉基疆**
 其喪 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
 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
 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
 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也 何 **謀無遺譖** 思與 **舉不失策** 善曰廣
 曰補君之過也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善曰廣
 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
 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之玉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註曰稱上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魏氏嘗 善本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善曰漢
 曰戰勝之威氣百倍 **浮鄧塞** 去 **之舟下漢陰之**
 也 濟曰魏氏曹操也

衆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
 註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
 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
 於楚過漢陰也 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

漢水名也水南曰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
 陰衆謂兵聚也 **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
 也羽獵曰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
 在田或躍在淵 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

躍順流言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
 船行速也 **銳騎** 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
 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也善曰包咸論語註曰衡謨臣盈室武將連衡也戎車武將所駕故

以連衡也喟然有吞江許忽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點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

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

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操喟然而

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

擊之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點退也

赤壁江口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

戰處也傳曹劇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註

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

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

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

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荆州孫權襲破之取荆州

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鞞山吳將陸

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

荆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鞞山之東也大

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

故云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

絕命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

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沈

溺者數千人良曰後又績敗曹公軍於濡須

濡須水也寇敵也摧銳謂摧

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蓬龍籠之戰子輪

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

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登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
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
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由是二邦之將
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

喪氣挫鋒勢劔六如財匱濟曰劔縮也匱乏也而吳莞善本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
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

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

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
也謂魏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

北裂淮漢之涘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

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
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

立也時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
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涘水涯也東包百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

句曰括約束也翰曰百越地名括於是講八

代之禮蒐愁三王之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

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告類上

日宇內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

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

五帝也尚書曰頌端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
恭揖羣后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

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

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
被曰疆弩臨江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毅

卒言勇也 **長棘勁鏃** 殺 **望飈** 必 **而奮** 善曰爾雅

循依也 **望風** 也 **而奮** 善曰爾雅

說文曰鏃鏃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鏃刀類飈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

動者勇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

於闕也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

尹充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

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化協殊裔風**

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化協殊裔風**

行遐圻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

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合也裔夷狄之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國也行行遐遠有界也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域 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

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 **巨象逸**

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巨象逸**

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 **銑曰**

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

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

瑋寶耀 五臣本作輝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

美也府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

庫也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

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

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

應響言歸 **軒騁於南荒衝朝** 蒲 **息於朔野**

君命速也 **軒騁於南荒衝朝** 蒲 **息於朔野**

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崑崙先代輶軒之使班

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朝閑閑字略作輶樓

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 **翰曰輶軒輕車也騁**

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

輶兵車也息於北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大皇既没幼主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

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

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

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

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

洫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

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虞脩

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

傳曰縱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翰降及

曰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

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

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

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

大司馬陸公以

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

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

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

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

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

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與

向曰謇諤正直也

濟曰陸公謂陸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姓也績名也

丁奉

有鍾字**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

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

之徒為公卿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初因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

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五

本作**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

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

機事所總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善曰尚書大

令攸發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善曰尚書大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

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

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

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曆**善曰曆命曆數

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亂也**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曆命曆數

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

伐吳也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五臣無此二句 城池無藩籬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銑曰吳有堅池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

也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善同濟

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

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分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

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

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

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玉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

縛輿櫬降于濬 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

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

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 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

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 戰守之道抑有

晉不如曹劉也

前符險阻

五臣本作阻險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

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問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楊而奄

五臣本作掩

交廣

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

覆也

翰曰漢氏謂劉銑曰交廣郡名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

五臣本無矣

善曰左氏傳曰

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

險以

五臣本無以字

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五臣本無矣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濟曰劉公

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夫吳桓王基之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

五臣本作深

遠矣

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向曰太祖謂孫權也銑曰懿厚

也言權有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

善曰論

厚度量也

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翰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

也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

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摧

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摧遣

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

橫哀哽不能自勝摧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

觀丁父郡浮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物雖

見囚後皆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中抵其面濬起下地

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

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

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齊曰戎行謂兵行伍

之問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

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

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

六萬軍已又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

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舡載糧具促辦卿與

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

後援也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

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銑曰不

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翰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吳比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

是門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良曰時曹

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

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卑宮菲食善本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

之筭濟曰卑其宮室薄其飲食也菲薄也向

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善

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故魯肅一

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善本命翰曰周喻薦

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

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

命也效致也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

人也周喻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

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

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

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

節度權加燮為左將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軍燮遣子欽入質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

娛向曰張公謂昭也師權每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柰天下笑何賢

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

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

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

之煩者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

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

即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誓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

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

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

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屏氣跼局踏春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耳以育凌統之孤善曰論語曰屏

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卑賀

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曰子明呂蒙字也

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踏緩行也伺謂伺候也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

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

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銑曰登壇

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同

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五臣本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肆用也翰曰洪規遠略固不厭壺夫區區者也善

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曰厭安也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天下故也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初都建業羣臣請有曰苟完矣向曰遑暇也

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

如也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

爰及中業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

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齊曰中業謂權中

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

百法禮儀有所缺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

矢者粗得增脩也

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

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

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 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

注曰沃肥善也 其器利

也帶甲謂兵也 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謂疆界也 **國家**

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

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

亦不入於室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敦率遺典勤民

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

常險則可以五臣本無以字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承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

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

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

國黨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

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

夫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眾無施用也

舳逐艦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臧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

浮江舳艦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也翰曰舳艦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

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

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

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

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天子總羣誼五臣本作議

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

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

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齊曰陸公謂

石以險流矣四瀆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

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

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善曰漢書晁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

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曰言彼此皆有

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

是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建

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翰曰西陵

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

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者毛萇傳曰遵循也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

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

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沿陸公以偏師三萬

北據東坑苦衡反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

坑上而當闡城之比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深溝高壘按甲

養威反虜踰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

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

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

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

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

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齊曰反虜謂步闡也踰跡謂俯伏也比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

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銑信哉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善曰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善

言少有虞度之事也翰曰自陸公一捷則陸

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公渡而潛謀兆吳豐深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兆

始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

也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

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

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

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翰曰孫皓

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

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而邦家顛

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則皆謂蜀魏也

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

與善曰詩大雅文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

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

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曰

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

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易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善曰周

之辭也向曰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

恃險則地利也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

而顯其所參則惑矣而顯其所參則惑矣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

卿所謂舍五臣作捨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

州之胡五臣作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濟

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易循

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五臣無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

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遽及也用之者失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

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

人五臣作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

也士民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

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鉤命

夫曰天有顧軫之義授圖子黎元也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和

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

而因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

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見麥秀之蕭蕭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

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

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論四

五等諸侯論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

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

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

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
考曰日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

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言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今謂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並四海分天下為

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銑

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 得失

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

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

是以前言善曰詳夫先王知帝業

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任重

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

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眾賢之力因

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度事乃濟也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

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

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

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法也

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

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季孫圖其身不念其君也濟曰是人安上在

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

日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五臣本作利

日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

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

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

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

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

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

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

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善曰孟子謂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

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

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

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利博則

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

恩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

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五臣

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

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

曰子孫相承不絕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曰世及祚福也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銑曰南面之君謂諸

侯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

也下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

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

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註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殺之國不能擅一

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時之勢雄俊之士

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

本以霸王道雜也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

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

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

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定也

主尊賴羣后

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譬猶衆目營

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譬猶衆目營

方則天網自和善曰日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

皆張廣雅曰和通也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

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日經營四體辭

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

難而心膂與獲又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

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翰曰四體四

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

人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蓋善本三代所以

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

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

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

統垂業廢興何如向曰三代夏殷周

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悞也失盛衰

隆弊五臣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教寬仁

廢故云繫於人也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

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

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

法於凉其弊猶貪杜預曰凉薄也良曰愿謹

也諒明也事明暗不常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於疆禦厚

下之典漏於末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土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五

有盛於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

夏殷也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曰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

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理計筭也五臣本而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

作敝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

未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然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

乎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

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

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

夷之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

時也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五臣本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

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註曰權秉也尸子

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

善曰

向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遂卑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

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皇統幽而不

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

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註曰輟止也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

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

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

君君徵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徵周以弱見

大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

前王所棄秦以

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

語註曰尋用也翰曰秦不封子弟亦

如用斧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

痛也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曰

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

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疆也國之

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

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

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

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

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

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曰公羊傳云葵

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

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銑曰

欲偪周而取天下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

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借

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臣本

有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秦

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漢矯秦

枉大啓侯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散也言

漢室既興舉秦之散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

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

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

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

如此宗廟不安也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

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

以為亂乃勸景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

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

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

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

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

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

註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

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

秦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濟曰黥徒黥

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

侯之累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

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

以成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尉

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

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

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

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逮至中葉忌其尖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

削吳楚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是以五侯作威

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是以五侯作威

不思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

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家之宿疾

五臣本作侯善曰言光武猶遵師

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

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方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

多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

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

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橫字也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在周之衰難興

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

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其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于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顏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聞于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顏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薦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顏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

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 逆 鉦 征 借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鞞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傳玄王都賦曰鉦金聲也鞞鼓也闔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

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 善曰覃延也難蜀父老

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 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

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 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 至亡也謂惠 是以宣王 五臣本 興於共和襄惠 襄之時也

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

叔曰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

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叔帶

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豈若二漢階闈蹇擾而四海已

沸善曰階闈蹇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

之內蹇亂而四海已沸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

農王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遠惟王莽篡

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遠惟王莽篡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

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盍亦遠績禹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銑曰鳩

聚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翟義立也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卓聞劉劉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

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 昏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主暴君有時比迹臣本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

日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 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 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

理日用 於時也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

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 而淫昏之君 昏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

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

相防制故無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苟或

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善曰尚書曰弗

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 鬻官之吏以貨准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則貪殘之萌五

本作 皆如羣后也銑曰珉謂百姓言百姓貪殘

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

見其鬻官貪殘之事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

或有廢封五等者

已思治

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 濟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 翰曰謂其知不久

居官故為利而圖 於百姓之財也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 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

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向脩 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

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 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

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 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

夫進取之情

銳而安民之譽遲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 也銳猶疾也 良曰銳利也 是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

善曰安民譽 遲不若侵之

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

濟 損實事以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五臣本無也 善曰進 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

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翰 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

以養之此事皆夙 夜為之而不止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

此五等諸 侯則不然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善曰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銑曰 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

成大厦 之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善曰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

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五道一以貫之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

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齊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

并序 劉璠梁典曰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

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掌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

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也禮天子禮天子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臣

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

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即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七衡曠世

特秀超古觀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比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

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

豈獨此者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

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本無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本無

則高才而無貴仕饜饜而居天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饜饜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關葛鳥紛綸莫知其辨善曰家語魯哀

之

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幾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夭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任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仲任蔽其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子長闡其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願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

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

至於鵠
五臣本
冠甕牖必
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善曰七略鵠冠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冠故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

說說交謹
五臣本
咋
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阻異端斯起
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

說說交謹
作喧

咋
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阻異端斯起
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

饒饒謹昨裴松之曰饒音奴交切謹音詔袁切

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

其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嘗試言之曰善曰

已故曰語其流日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不可定故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特之以生而

王弼曰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吾所以然命

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銑曰

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

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鼓動

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

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

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生之無

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善曰老子曰亭之

毒之蓋之覆之王

彌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
芟夷我農功虞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

虞劉殺也皆任自然也墜之淵泉五臣本非其怒升之霄

漢非其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

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

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

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蕩乎大乎

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蕩乎大乎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

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銑曰蕩廣也寶物

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而不

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化而不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

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秋曰若命之

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善曰祖合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

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鬼神莫能

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善曰

哲弗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

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搆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箝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

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流金鑠石銑曰言堯之太水九年湯之六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公寔

二其尾宣尼絕其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

狼跋其尾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

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善曰薛

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齊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

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
有惡疾韓詩曰采芎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
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
不通也
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

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
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
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
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翰曰
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叔媛婦人也
訴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善曰大戴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庸庸之
所職
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

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
諸不以罪死曰纍屈
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
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
自為郎也 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

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君山鴻漸斃殺羽

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

儀於高雲學編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

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

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怒曰桓譚非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

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註

曰斃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

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斃殘

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

中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

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

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溺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起喻賢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此

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

行乎奚居之隱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

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

也天命近世有沛國劉瓛和瓛弟璉並一時秀

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

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

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

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直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

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音境

良曰近世謂齊朝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

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

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忘

也

也

也

也

也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 璉則志烈 劉歆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秋霜心貞崑玉 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善曰范

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峒峒郭璞遊仙詩

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皆毓德於衡門並馳

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翰曰衡門

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 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向曰

兩賢璉璉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善曰毛詩

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候草木以共雕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今宿莽與壘草同死王逸曰

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善曰尚書曰冢宰掌

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交錯糾紛迴

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五臣本作微密寂寥忽恍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

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第

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

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

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必御物以

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

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

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

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太向曰冕

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

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

者亦如此焉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

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善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言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

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故言而非命五臣有六蔽焉爾善曰子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義則殊也請陳其梗槩古代善曰東京賦曰夫靡顏膩理哆昌嚙許頰子頰頰鳥割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

鵝頰感羈 銑曰靡頰賦理好貌也哆嚙張朝
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
日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

鵠壽千百之數 壽之物也 向日朝謂日未
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

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聞言如響

智昏菽麥神之辨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
為癡者之候也 良曰聞言如

響謂耳聰也菽豆也辨別也 同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三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
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
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

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銑曰三
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

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 龍犀曰
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頰有龍犀入
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向

同善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
注 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

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
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

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翰曰目上下正
平曰河目龜文

謂足有龜文也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樸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姬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于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星虹樞電昭聖

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人電繞樞照郊野感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

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

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宵寘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寘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寘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寘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鼈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
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
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
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
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
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
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
如其言東門吏殺鷄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
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良曰有仇
楚師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
五臣

本作雷震
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
靈辟東惟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
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
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
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
長平也
濟曰楚師
謂項羽也鯁填也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

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五臣本
作亢
之哉其蔽三也
善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
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

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
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向曰礫
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

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顏顏回也謂其
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

何元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

銑曰類瑕也故亭伯死五臣本作崔於縣長相

如五臣本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

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

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

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

短寸有所長向曰懸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耻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

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

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

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

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

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
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
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
疾說文曰詬耻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病也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

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

儵杭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

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

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

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

也仲容庭堅賢人 **橫** 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

也耕耘謂營農也 **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

與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彼**

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 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

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良曰信心懷惡**

曰

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

淫曰蒸下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

淫曰報

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

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

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

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蕘桑林湯禱

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翰同善

註言今戎狄比於昔日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

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

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

左帶沸唇乘間電發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

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

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

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
 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
 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
 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
 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
 曰電發荆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
 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

遂覆溷洛

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于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

為帝號也中與三皇競其氓善本黎五帝角其

縣謂中國也

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

種

落繁熾充牣刃五臣神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牣其中者不可

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曰物滿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神州中國也

秦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

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

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亂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

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

福

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

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馬知其所由之也 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曰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善曰中庸在於所習善曰

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

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絀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

所習而成也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

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

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

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

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善曰左氏傳曰

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善曰楚之後業皆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

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

無善本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

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

無善本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

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

無善本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

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

無善本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公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

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
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微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若使善本作如使仁而無報奚

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

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
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
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
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或立教以進

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

詩書禮樂以進中庸顛墮之人或言積善餘慶

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顛窮至也

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徐幹

善路耳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

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
實在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

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其善本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詩傳曰

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冥

味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

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且荆昭德音丹雲

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

不卷善曰楚子使問周大史曰其當玉身乎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祭荆昭德音而氣

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

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曰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

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

逮勛華之高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

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延

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

年殘獷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獷不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

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為善一為惡均

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

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詩云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

文選卷五十四

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

善不改也善不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

難也語孔子曰事君之夫食稻梁進芻楚秦患衣狐

貉貉鶴襲冰紉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

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

書曰齊地織作冰紉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

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紉素綺也觀窈眇之竒舞聽雲和

之琴瑟此小人善本作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比里多竒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

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命

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

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翰曰識逝而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莊子

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

日於我乎夏屋渠渠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

向曰夏大屋也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

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不充詘五臣本於

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

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

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

不遇賦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

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